

蒂凡尼的早餐



Truman Capote

〔美〕杜鲁门·卡波特 著



蒂凡尼的早餐

〔美〕杜鲁门·卡波特 著

董乐山 朱子仪 译 村上春树 序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蒂凡尼的早餐 / [美] 卡波特著, 董乐山, 朱子仪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10

ISBN 978-7-5442-3660-7

I. 蒂… II. ①卡…②董…③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25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7-039

SUMMER CROSSING by Truman Capote

Copyright © 2006 by Truman Capote

BREAKFAST AT TIFFANY'S by Truman Capote

Copyright © 1994 by Truman Capot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DIFANNI DE ZAOCAN

蒂凡尼的早餐

作 者	[美] 杜鲁门·卡波特	译 者	董乐山 朱子仪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王莹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660-7	定 价	2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序 (村上春树)	1
岁月流下的金 (张悦然)	13
夏日十字路口	17
蒂凡尼的早餐	129

序

村上春树

《蒂凡尼的早餐》于1958年春由兰登书屋出版，并于1961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书的评价相当高，创下了非常大的销量，但现在一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首先浮现出来的，可能却是电影主演者奥黛丽·赫本的容颜、考究的纪梵希黑礼服，以及亨利·曼西尼作曲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电影配乐。电影虽然与原作差异很大，但它完成了一个颇为精致的爱情喜剧，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很多人在读书之前已经看过了电影，因而会不知不觉地把奥黛丽·赫本叠加在主人公郝莉·戈莱特利身上。这对小说也许是个困扰，因为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显然并不是把郝莉·戈莱特利设定为奥黛丽·赫本那种类型的女子。据说，当卡波特听到将由赫本来主演电影时，曾表现出很大的不快。或许他认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星本来并不具备。

作为日文版译者，我希望书的封面尽可能不要使用电影画面，因为那样难免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力。郝莉·戈莱特利这个女人，到

底是什么样子呢？跟随故事的进展，每一位读者都自由自在地驰骋想象力，才是阅读此类小说的一大乐趣。郝莉·戈莱特利恐怕是杜鲁门·卡波特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如果把她简单地同化为一位女演员——姑且不论当时的奥黛丽·赫本也很有魅力——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另外，故事的叙述者“我”身上，毋庸置疑叠加着作者卡波特的身影和灵魂。这与乔治·佩帕德那种健壮、金发的纯粹美式英俊青年，印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位住在楼上公寓里的男子，来自乡下，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痕迹，敏感，还有几分倦怠——郝莉感知到了他身上的中性特质和漂泊不定的孤独感，正因如此，她才会信任他，和他成了朋友。如果对方换成了乔治·佩帕德，故事必然迥然不同——也的确迥然不同了。

尽管如此，电影自有其有趣之处，它将彼一时代的纽约风光描绘得美丽而欢快。所以，在这里就不和电影进行比较、说长论短了吧。我想说的是，如果可能，希望大家尽量与电影拉开距离来阅读和欣赏这个故事。

不过话说回来，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将《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电影吗？比起重拍（并非特别有此必要）《惊魂记》或《电话谋杀案》等作品来，这个做法要明智得多。但下一次由谁来演郝莉·戈莱特利呢……实在想不出具体的名字，真

是很为难。还请大家看书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卡波特于1924年出生于新奥尔良。他在母亲的老家——阿拉巴马州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纽约。1941年至1944年，他在《纽约客》杂志做小工。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志向在杂志社打杂，如此这般地度过了《蒂凡尼的早餐》的背景时代。后来，他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朗诵会上惹了一点麻烦，结果被《纽约客》解雇。本书中描写的主人公“我”的心境，无疑与当时卡波特的颇为相近。

结束《纽约客》的工作之后，他在杂志上发表了《米里亚姆》、《银壶》、《夜树》等几个短篇小说，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二十四岁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并以此真正作为作家而崭露头角，转瞬之间即成为文坛的宠儿。随后，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夜树》（1949）、中篇小说《草竖琴》（1951）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诺曼·梅勒、J.D.塞林格、欧文·肖、卡森·麦卡勒斯等人一道，成为战后辈出的青年才俊作家之一。但是，他的小说中包含的某种反社会性、性挑逗（且含有不小的同性恋倾向），以及有时过于感觉派的哥特式文体，招致了主流批评家们颇为强烈的反感。他并非万人公认的一流作家，某种“可疑性”和丑闻在他身边终生萦绕。但当时的纽约社交界却举起双手

欢迎这位才华横溢、有着精灵般容貌的二十多岁的新进作家。卡波特一面心怀对那个世界激烈的爱憎，一面却恣意享受身为名流的繁华生活，至死方休。

1955年左右，卡波特动笔写他的新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但进展并不如意。各种各样的杂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分走了他的时间（这之后他的人生之路兜了好几个圈子）。美国剧团去苏联巡回公演时，他也同行。对这次旅行，他写了一本名为《听到诗神之声》的书。然后，他到日本旅行，采访了正在拍摄电影《再见》的马龙·白兰度，撰写了访谈录。那是一篇才气焕发、极为辛辣的人物批评。据说白兰度看后勃然大怒，高声咆哮：“我要宰了那个混账小鬼！”卡波特擅长为自己制造敌人，一向如此。他的观察力之敏锐无人能及，从不偏离要害，文章像刀一般锋利。一旦按下解除控制的按钮，它的效果是致命的。

他总算坐回到自己家里、重又执笔写《蒂凡尼的早餐》，是1957年的事。经过种种辛苦，1958年春天，这部小说终于完成。这部以郝莉·戈莱特利这一充满魅力的“天然策略家”——很矛盾的说法，却也正是卡波特自身的写照——为主人公的时尚都市小说，瞬间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众多聚集在杜鲁门身边的纽约社交界的女性，高声主张“我才是郝莉·戈莱特利的原型”。批评家们也大都对这部作品表示好感。

小说最初预定一次性刊登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连合同都已订立，但该杂志最终却拒绝登载，令卡波特极为愤怒。作品转而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使得该杂志创下了压倒性的巨大销量。《时尚芭莎》拒绝刊登这部小说，理由之一是郝莉·戈莱特利很难不认为是个高级娼妇，而且文章多处提及同性恋；理由之二是编辑们担心这会引来小说标题中涉及的杂志大广告主“蒂凡尼”珠宝店的不快。据说卡波特对此付之一笑，说“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会把我的书摆在橱窗里”。我并未听说蒂凡尼把这本书摆到了橱窗里，但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客观上大大宣传了蒂凡尼珠宝店，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对于性方面的言论就是这样严格——或者说，是这样令人胆战心惊。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与内容并驾齐驱，它的文体也是一大魅力所在。

当时，诺曼·梅勒在本书的相关评论中，如此赞赏卡波特：

与我同辈的作家当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选一个个词语，节奏之间环环相扣，创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没有一处用词可以替换，它应该会作为一部绝妙的古典作品留存下去。

为了翻译这部作品，我反复读过好几遍文本。每一次读到这部作品，都为它精心打磨、简洁洗练的文字折服，真是百读不厌。卡波特在这部作品之前的文章当然也很好，但时而会让人感到有些地方似乎过于才气毕露。但在《蒂凡尼的早餐》中，那种“又来了”的感觉描写隐去了踪影，文章匀称修整、言简意赅，在翻译过程中，我不禁数度赞叹“太棒了”。

说一点我个人的话题，我在高中时第一次读到英文版的卡波特作品（那是一篇叫作《无头鹰》的短篇小说），记得我深深地叹息“这么好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啊”。我在二十九岁之前都没有试图写小说，就是因为数次经历了这种强烈的体验。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写作的才能。我在高中时代对于卡波特文章的感受，即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几乎没有变化，只不过如今我的态度能够变为“卡波特是卡波特，我是我”，仅此而已。

关于自己文体的变化，卡波特在1964年接受杂志《对位法》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有两段生涯。第一段是早熟期的生涯，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一系列作品，也有相当出色的。即便到了今天，我拿起那些作品，还是会佩服说真是不坏。简直像在读别人写的东西似的。我的第二段生涯始于《蒂凡尼的早餐》。从那时

起，我有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开始使用不同的文体——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文体的确在那一时刻完成了变化，文体经过修整，变得简朴，得到更好的统御，成为更加清晰的东西。在很多地方，新文体不像以前的那么富于刺激，或者说，也不再那么新奇独特了。另外，它比以前的写起来要费劲得多。我还远未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远未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关于下一本新书（村上春树注：指《冷血》），我想说的是，我将尽可能接近那个地方——至少从战略上。

在写《蒂凡尼的早餐》时，卡波特不得不经历长期呻吟痛苦的最大原因，恐怕就在于此时的“战略”转换。青年时代的卡波特能够流畅地、自然而然地编织“自己的故事”，但此时他年已三十近半，不可能永远当“神童”。作为成年作家，他有必要再上一层楼。他总不能老是以自己少年时代的特殊体验为题材，继续写感觉派的故事。他必须为新小说寻求新的题材，必须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文体。为此，巨大的气力和时间成为必要。

他的尝试，至少在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取得了成功。正如诺曼·梅勒预言的那样，《蒂凡尼的早餐》作为现代的一部“绝妙的古典”，至今仍在世间广为流传。在很多当时的“古典候补”经受不住岁月的考验，咻溜咻溜地顺坡滑落下去之后（梅勒本人的

作品也是其中之一),《蒂凡尼的早餐》却稳稳当当地留存了下来。它的故事世界在许许多多人心中扎下了根。

但卡波特并非毫无损伤地渡过了这一难关。他为此失去的东西、不得不放弃的东西绝非少数。天衣无缝的纯粹、文章自由自在的飞跃、能够安然度过深重黑暗的自然免疫力——这些东西再也不曾重回他的手中。借用他自己的话,那就是他已经不再是“能自然而然写作的年轻人”了。而且,《蒂凡尼的早餐》一旦取得成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同样——或者说,是更严峻——苦痛绵绵不绝的日子。他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了你鞭子。鞭子是用来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现在,我一个人待在黑暗的疯狂之中。孤单一人,手里握着一把卡片……当然,这里也放着上帝赐予的鞭子。

所谓的鞭打自己(self-flagellation),毋庸赘言是为了追求体验耶稣基督所感受到的苦难而进行的宗教性自伤行为。卡波特的苦痛是从灵(精神的)与肉(物质的)的夹缝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大概无有异议。卡波特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夹缝

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生活在纯洁之中，但是在纯洁丧失之时（或多或少，有一天它会丧失），无论在哪里，他们的居处都会变成彻底的囚笼。于是，残留下来的只有婉曲的自伤。

《花房》的主人公奥蒂利经历苦难之后，再次获得了纯洁，但这终究是个例外。只有在海地贫困的深山中，才能实现此种爱的童话。《钻石吉他》中的希菲利被纯洁的象征——迪克·菲欧利用和背叛，回到了永远的幽闭之中，记忆残酷地将他的心劈裂。《圣诞节回忆》中的少年主人公，将使美好与纯洁具象化的东西统统埋葬到泥土之下，此后等待着他的，只有欠缺温润色彩的冷酷的成人世界。

《蒂凡尼的早餐》中，郝莉·戈莱特利最终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在书中并未写明。但无论她身处何等境况之中，我们都很难相信她能从对“恶心的污垢”与幽闭的恐怖中完全逃脱出来。主人公“我”想再见郝莉一面，但又并不积极，便是害怕看到她失去“纯洁”这一羽翼后的模样，而且恐怕他已经有了此种预感。他希望将郝莉作为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脑海里。这对他是一种拯救。

尽管卡波特掌握了新的文体，可是接下去，他却无法寻找到适合这种文体的题材。卡波特是天赋优异的故事讲述者，但他并不具备随时随地都自由地创造故事的能力。他所擅长的，是根据

自己的直接体验来生动地完成故事。但是一旦题材用尽，那么无论他掌握了多么优秀的文体，也无法再写小说。而且他所处的新环境，并不能如他所愿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以催生新的小说。恐怕是生平头一回，卡波特为写作感到了痛苦。他的置身之处尽管繁华，却慢慢地变成了囚笼般闭塞的所在。

也许是为了从创作的痛苦中逃脱出来，他一度离开了虚构的世界。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堪萨斯州一家人被杀害事件的报道，突然产生了激情，开始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经过长达六年的调查取材，他完成了《冷血》这一杰出的非虚构作品。作家发现了新的故事材料：在宁静的乡村小镇，被毫无意义地残杀的一家四口，命中注定要杀害他们的两名不安定的外来者。在这种宿命的纠缠之中，包含着卡波特想要描写的故事，那是被压碎在对救赎的希望与难以逃避的绝望之间的人们的身影。卡波特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泡在那种紧迫的状况中，这超越了取材的领域，成为更为个人化、更为人性化的行为。事实一度支离破碎，通过杜鲁门·卡波特这部缜密的滤器而再度成形。卡波特将这部作品称为“纪实小说”，他所掌握的“第二期”的新文体，成为写作此书的极为有效的武器。

这部作品为卡波特带来了空前的声名。从作品根源处所释放出的力量、致密到完美的人物描写，几乎折服了每一个人。这又

是一本堪称“现代古典”的作品。通过《冷血》，这位驱使着流丽文体的时尚都市派作家，终于变身为不折不扣的真正作家。但是，这本书在带给卡波特声名的同时，也从他身上夺去了很多活力。卡波特不遗余力地利用了那些素材，那些素材也不遗余力地利用、消耗了他。卡波特用他的灵魂交换了那些鲜活的素材——这么说也许太过极端，但我总是忍不住认为，也许在某个隐秘、幽深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交易。见证两名杀人犯的被处决，使卡波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一打击中站起来。

至少就虚构作品而言，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夺目光辉再也不曾重现。简言之，他不能写小说了。他于1980年发表的短篇集《变色龙的音乐》，老实说有一种生拉硬扯般的不自然感；他去世后发表的丑闻之作《祈祷得回报》也终未完稿。无论哪一本，作为卡波特的作品都不能令人满意。

乔治·普利顿曾说，未来，卡波特大概将作为非虚构作家——而不是小说家，被人们铭记。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说，我不愿意这么认为。的确，以《冷血》为代表的卡波特的“非小说”，品质高妙而有意味，有其过人之处。但是无论有多好，《冷血》毕竟只有一部。卡波特作为作家的本来领域，我相信还是在小说世界中。在他的故事中，人们怀有的纯洁及其不久之后的去处，被描绘得无比美好、无比悲伤。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绘出的特别世界。还

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个世界所吸引，才得以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深奥之处。

主人公“我”相信郝莉·戈莱特利曾经拥有的“纯洁”这一羽翼，并决定一直相信下去。像他一样，我们也相信《蒂凡尼的早餐》中所描绘的美好而变幻无常的世界。说这是童话也好。不过，真正优秀的童话，能够用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

而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则用实例鲜明地告诉我们，所谓优秀的童话到底是什么。

(赵玉皎 译)

岁月流下的金

张悦然

这本小说，读到结尾的时候，忽然慢下来。素来对世界持悲观态度，事事做最坏的假设，所以看小说的时候，读到主人公从鼎盛光鲜走向萧索破败的场景，只是默默认同。世界本是如此，毫不意外。可是《蒂凡尼的早餐》读到最后，在肮脏而香艳的西班牙街区，郝莉丢弃了她的猫，五分钟后开始后悔，回去再找，猫已经不见了。挫败感汹涌而至，她开始怀念失去的东西。骄傲如一只小孔雀，最终还是被命运驯服。我忽然非常悲伤。下午的房间，阳光尚能照亮，却是充满了青春将逝的凄惶。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曾在新加坡买过一本台湾版的《蒂凡尼的早餐》，没来得及看，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一个朋友。不然三年前已经与郝莉小姐相遇。相隔三年，却终究两样。若是那时遇到，我当然也会为郝莉着迷，甚至更狂热，一定想要循着她的方向走过去。可现在遇到，喜欢里有一些疼。现在也许是与她最贴近，最相像的年龄，可是我已经没有勇气朝着她走过去。这时的相遇，也是告别。向为非作歹荒诞不经的时光说再见，连同漂亮